

# DA米樂 喚出

## 巴特(Barthes)同志

丁乃非 84.10.27 (Frb)

九〇年代，歐美文學界非常性／別。二十年的女性主義理論、十年的同志運動與理論，已將關於「性」的各種歷史的、社會的、人類學的、政治的建構因子，以及這些建構因子的層層區「別」作用不斷加以愈趨細微化的論述分析。在這一波論述洪流中，尤其是在美國的文學理論界裡，米歇爾傅柯以及羅蘭巴特可謂極具影響力。傅柯的論述已導致文學與歷史之間既屬建測史又因認識論而產生的政治性區隔逐漸崩解（這當然只是其論述的作用點之一）。而羅蘭巴特看似不整體、又非關歷史或現代建測史的一系列愈來愈「似小說」(novelistic)的理論小品，早已滲入文學論述的肌理，以至得其「情欲」者，開始顯著的「性感」與「肉體」，更是透徹的愉悅。文學評論的激情與性欲不再以「非」理性自我掩飾，而是（非）理性的自我檢驗。

傅柯與巴特的同志身分早已是公開的祕密。他們論述中的同志觀點與反宰制立場，對於「性」的歷史化與符號解碼亦早已成爲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理論、同志理論滋長的基礎養分。但是，巴特諸文本中隱密又無處不是的「同志書寫」(gay writing)，卻一直等到一九九二年，才得「現身」目前任教於紐約哥大的英國文學暨同志理論學者DA米樂，在其《喚出巴特同志》小書中，激情又性欲的閱讀「出」巴特獨創的同志「似小說」敘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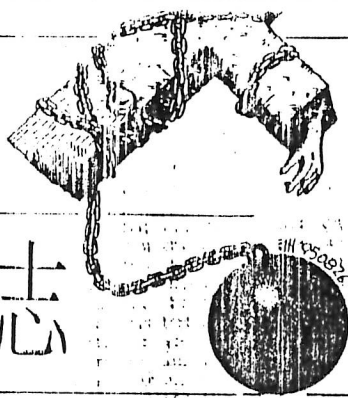
DA米樂的書起初是一篇導論，更精確的說，是巴特死後出的一些日記式文字英譯本的導論。結果，導論的命運與巴特文本中的同志書寫，或是異性戀世界中不得出櫃的同志一樣，不得與「身體」或「欲望對象」(亦即巴特的文本)一起出版，硬被拆分為兩本「小書」。結果，這兩本小書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又以腰間寬帶捆繫在一起，寬帶上印著兩位作者互望的眼睛，在書店裡出現。這一番不得一體卻又公然互欲、擁抱的過程，驗證了DA米樂從巴特文本中閱讀出「櫃」

的同志敘事學(narratology)。在米樂的閱讀中，早期的巴特對經典敘事進行粉碎性的論述解構分析，到後期卻轉而書寫／閱讀沒有故事，沒有(大)敘述的「似小說」；也因此，巴特對於紀德(Gide)的日記體或是普魯斯特(Proust)的長篇小說仍嫌「正典」的書寫形式，抱著調情卻不重意的態度。米樂認為，對巴特而言，反是看似最不善意的文體環境——評論書寫——才是「似小說」得以寓此身言此「志」之處。

同樣的，在九〇年代仍然偏執「恐同性戀」的惡意氛圍中，《喚出巴特同志》不論是以單行小冊發行，抑或是與巴特文本同體併行，都有其文學與文化理論「出櫃」、同志運動及理論更進一步的重要意義。「似小說」的書寫體不只是巴特文學理論的新概念，也是巴特同志書寫的體現。

而DA米樂既悼念又分析、批判、仰慕也愛欲巴特同志的這一本小書，亦是以「似小說」的形體寫成。於是，我們不只閱讀了巴特諸文本中的出櫃情；同時還理解了那些企圖「正讀」巴特而對於其同志書寫「視而不見」的文評家們種種的謬誤與不堪。當然，還有巴特如何在理論中寫「出」愉悅、身體、肉欲。當理論觸意必須在鏡子裡觀看自己的屁股(ess)時，誰還認得出它(即理論)？(DA米樂)

閱讀與書寫竟也可以是愛欲的一種形式。文學批評從來沒有如此的「情體」。文學理論不曾這麼具體的「情體」。當DA米樂喚出巴特同志時，我們也得以思考，在異性戀思維與體制的霸權之下，巴特的越界「似小說」書寫是何等強不可抑的同志情、同志欲。



出身鹿港世家子弟，有「詩僧」之譽的斌宗法師，與民國同年出生，十四歲逃離家庭到獅頭山禮開雲禪師披剃，苦修六年後，內陸大陸參訪高僧，後往天台山依止靜權老和尚，任天台副講法師時，年方二十三歲。從天台山回台後，時值七七事變爆發，他被日本警察幽禁月餘，出獄後，首次弘法講「地藏經」，延承天台宗精神，首開台僧研究經典之風氣。

斌宗法師不畏日本強權，講經說法均用台語。民國三十八年在新竹古奇峰創建法源寺，晚年以白話註解「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大陸變色後，外省僧伽來台找棲身之所，台籍法師如妙果和尚在中歷創建的圓光寺成爲各省來台僧侶駐錫之地，這只不過是寺院收容大陸僧伽之一例。斌宗法師爲營救被拘留中壢警察分局的二十幾位大陸來台法師，星夜趕赴台北，連同孫立人夫人奔走營救，最後一行人始得釋回。被拘留的法師包括著名的慈航法師、道源法師等。

欣賞詩僧龍飛鳳舞的「讀書世受平和福，學佛人多歡喜緣」對聯，筆者以這位同鄉高僧爲榮。

然而它不及日皇侵略的故事那樣甜蜜、有趣。自然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很多有關教育的流派，一個一個牌子立起來，而後也常常一個一個空餘在路角發呆。每一個主義都是一個新的框架；每一個流派出來，爲的是要給另一個流派推翻。藩籬之外是藩籬，之外還是藩籬。不停的放下這個框架去拿那個框架，怎樣的教育才是良好的教育呢？怎樣的教育方法才是良好的教育方法呢？從教育大綱、愛的教育、斯巴達的教育，到人格教育、環境教育，種種，種種，我常常停下來發呆，因爲仔細細細經過一番掙扎，我發現我總是忘了現今握在手裡葆蘊的新潮主張應該是哪個主義那個流派了。秋深寂寂，若有所思的對著那些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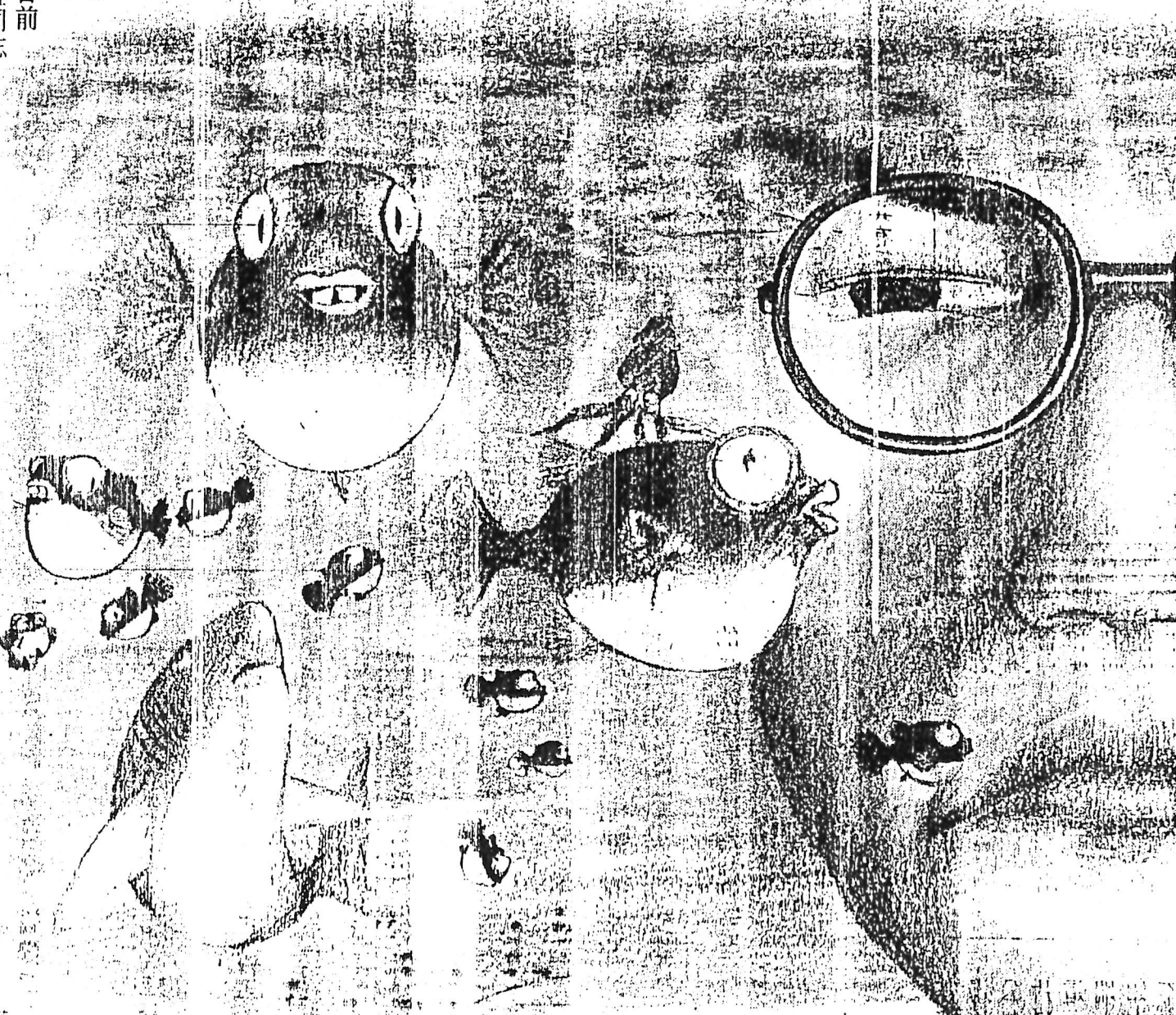
日皇侵略故事，一共花費了一千零一夜，改變了世上一個暴怒的國王山魯亞爾。爾後，在這一千零一夜裡逐漸成形的血肉，超越時空，緊密的滲入西方精神文明的領域，成了西方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盧梭也講故事，愛彌兒主張自然主義。杜威也講故事，創立試驗小學，主張實用及工具主義。

然而，杜威有杜威的偏頗；盧梭是好的，但愛彌兒卻不見容於法國政府，自然主義教育見解一出，則大爲耶穌教徒所反對。盧梭終至逃亡瑞士，放浪而卒。

學說、理論到底比生活的底蘊寂寞多了。

學院教會我們面對流派當以懷疑爲首，以一掃前者之舊論，然後別出其所見，於疑中求信



### 康寧漢畫廊

只有一排排蘋果，他們留下來看守，舔舔舌頭。

第二天屋內的游泳池出，第三天門外出現怪獸，每一扇門，哀鳴的怪獸。

進來以後，沿著指示前進，找不到廁所。

沿著指示前進，游泳池的飛碟飛走，留下的艦長浮出水面，沿著指示前進，找不到怪獸。

找不到怪獸，上廁所的老人回來，找到了舞者。

找到了舞者，找到了外星艦長，把蘋果皮掃到一起，拍團體照。

之前他又出發了，椅子繞著他轉沿著指示前進。

繼續前進。

今年四月，康寧漢 Merce Cunningham (nahan) 舞團來台演出。在他七十六歲生日前夕，康寧漢走進他的舞作《分微事件》(Min. Event) 中，坐在椅子上像個管理員。舞台後方是羅森柏格 (R. Rauschenberg) 的一張橫幅大格。

P28)

與「正典文學評論中往往往臧身鏡子的背後，以確保自身權威與身分的隱形評論人」截然不同的是，DA米樂不但不臧身，反在每一次召喚巴特同志時，與巴特一起(在括弧中)現身。「任何我能寫出關於巴特「同志」的知識，必然是我們之間的，關乎我們二人的知識。這些知識成形於不同國、不同代的同志社群之中，同志們的具體行爲與關係，不論這些行爲或關係是真實的，抑或是想像的。」(DA米樂 P26)

閱讀與書寫竟也可以是愛欲的一種形式。文學批評從來沒有如此的「情體」。文學理論不曾這麼具體的「情體」。當DA米樂喚出巴特同志時，我們也得以思考，在異性戀思維與體制的霸權之下，巴特的越界「似小說」書寫是何等強不可抑的同志情、同志欲。